

俗话说:“人盼幸福树盼春”。什么是幸福?按辞书的解释,是“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”,它是人们对“境遇和生活”的一种主观感受,这种主观感受首先来自于客观现实,糟糕的现实是难以给人带来“心情舒畅”的。好的“现实”是什么?许多人会想到金钱、财富、名望、地位,名与利虽然与幸福有关,但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,更重要的是自身之内原因在起作用。

叔本华在《人生的智慧》一书中认为,凡人命运的根本差别在于三项内容:一是人的自身,包括健康、气质、品格、智力等;二是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,即财产和所有意义上的占有物;三是在他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,即名声、名誉、地位等。他说,使人幸福的主要是我们自身之内原因,而非自身之外的原因。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或痛苦,首先就是人的感觉、意愿和思想的结果。他引用歌德的诗:“众生能够得到最大幸运,只有自身的个性。”

这其中,内在的健康尤其是压倒一切外在之物。马克思说:“健康对每个人来说,都是最大的财富。”然而,许多人往往会忽视这一“最大的财富”,如同人的生存不能没有空气,却又往往忽视空气的重要性一样。实际上,幸福是与健康紧密连在一起的,长期身体染病会使生存蒙上灰暗,而强健体魄也能使不幸的境遇放出金光。时下,提倡人退休后生活要以健康为中心,这是好的。实际上,凡是追求生活幸福的人,不论男女老少,都应当将内在的健康放在那些外在的名利之上。叔本华说:“一个健康的乞丐也比一个染病的国王幸福。”明末才子金圣叹则高吟“有书真富贵,无病大神仙”。

需要明确的是,内在的健康又并不限于身体的健康,同时还有心灵的健康。幸福感与主观的心境有很大关系。同样的“境遇和生活”,有人感到幸福,有人却感到不幸,这固然与各人的具体处境有关,但许多时候是由于不同心境所致。亚里士多德说:“幸福不幸福,取决于人的自我灵魂。”高尚的品格,良好的智力,乐观的性格,愉悦的感官,拥有这样内在的健康心灵,就会“让自己变成一块快乐的磁铁”,笑对人生,享受人生的恩赐,不为外在的声色犬马所感所苦。

幸福,可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。人类最终追求的是幸福,而不是金钱财富。近些年来,世界上兴起了“幸福学”的新学科,表明在物质主义盛行的背景下,人类对自己终极关怀问题越来越重视。人的幸福观,固然不能脱离客观条件,但决定因素则是人们的自身。这也就是叔本华在《人生的智慧》中所强调的基本思想:“对于人的幸福快乐而言,主体比客观重要得多。”

几年前,我与友人在杭州天竺寻幽探胜,此处多名刹古寺,比如法喜寺等。在一座佛像前,见一楹联:“你乐我乐时时快乐,今福明福常常幸福”,虽为梵音佛意,却也完全吻合世俗生活的要求。我们遂驻足玩味,想到“境由心生”,虽然现实的“境”,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产生一些忧郁与烦恼,但只要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,终究走出愁城。“烦恼即菩提”,意思是说,烦恼是通向智慧之路、觉悟之路、快乐之路。只要“心内湛然,则无往而不胜。”人人快乐、时时幸福的境界,是人类所追求的境界,人们在努力前行中,不仅要重物质,更要重精神;不仅要重视身外之物,更要重视人的自身。

赏月,最好是在湖中或江上。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,那里不止一个月亮。有图为证。北宋画家赵令穰,宋太祖赵匡胤五世孙。因为身处皇族之列,不能远游,所以绘画题材多局限于两京郊外,即如今的开封洛阳一带。每成一图,好友苏轼便善意地嘲笑:“此必朝陵一番回矣。”意思是,又到郊区朝拜一回皇陵吧。

视野的局限,让赵令穰擅长在诗意小景上做文章。他的《舟月图》,图式简单,余韵不绝:天上月,水中舟,外加水中一轮月。船上共两人,一舟子划桨,一客对月吹笛。大片留白,寂寥旷远。笛声吹给湖水听,笛声吹给月亮听。大约性情高蹈的人,总是寂寞的。又因知音难遇,更多了一层朦胧的忧愁。想起一个故事,是清代画家金农在画竹的题跋上讲的:明代画家九龙山人曾在月下,隔船,听到吹箫,入了迷。感动之余,画了一枝竹,上前赠给吹箫人。不承想,那是个商人,第二天,上门奉送一条名贵的织毯,请山人为他再画一幅竹图,凑成一双。九龙山人失望至极,将之前的画讨回来,果断撕毁。商人辜负了九龙山人,也辜负了那夜的月亮。

明代文徵明有《石湖泛月图》,几个文友月夜泛舟石湖,题诗“水天兼一色,秋兴月争辉……”。另有《对月图》,画面简单,一文人在石湖中央的船上酣然入睡,被一轮月亮幸

福地照耀着。进入梦乡的人,恍然居于尘世之外。与明代作家张岱的美文《庞公池》中意境相仿:“余设凉簟,卧舟中看月,小艇船头唱曲,醉梦相杂,声声渐远,月亦渐淡,嗒然睡去……此时胸中浩浩落落,并无芥蒂,一枕香甜,高春始起,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。”应该是被绘画史上的月亮所迷惑,那年中秋将近,我发了趟,踏上往苏州的高铁,盘算在那个暑热相杂、万物澄明的时节,坐一回石湖的船,体验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他们



白藕红菱 张渊 (中国画)

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,记载十分丰富。比如古代上海人,看见过类似“UFO”的不明飞行物吗?有人告诉我,有可能!因为,这在我国大量的地方志、笔记等史书上有记载。其实,早在上海人看见这些“不明飞行物”之前,扬州等地已经有人看见过。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他的《梦溪笔谈》中就有记载。

沈括写道,嘉祐年间,在扬州地区的甓社湖、新开湖(今高邮湖)一带,出现了一颗神奇的“明珠”。这个貌似“巨蚌”的怪物,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在水面上飞行,外壳有时会张开,里面射出强烈的珠光,人眼无法对视。沈括还说,这个“蚌珠”在那一带水域活动了十多年,“居民行人常常见之”,有人甚至停船几晚专门等候它的出现。后来,它就渐渐离开这里“不知所往”。

“蚌珠”真的消失了吗?大量史料证明,宋代以后,这类“蚌珠”不仅仍在长江下游地区活动,而且逐渐向上海等沿海地区转移。清顺治十八年,进士董含在他的《三冈识略》一书中,就曾记载了清康熙五年(1666)在宝山海面上的一只“大蚌”。董含写道:“康熙五年八月十四日,大风吹拔木。宝山居人见海中一蚌,大二丈许,中衔一珠,如小儿拳,时时吐弄,白光亘天。俄有五龙盘旋其上,风雨晦黑。一白龙奋爪攫珠,为蚌所啖,良久,力争得脱,沉入海底,若负重伤者。余四龙各散去,天气顿霁。蚌浮海面,竟夕不没,珠光照耀如雪。”

这个能够放射强烈光芒的“大蚌”,当晚就停泊在宝山海面,整夜不沉,一定有许多“宝山居人”目睹了这一奇观。董含身居华亭,离宝山咫尺之遥,本地人记本地事,有一定的可信度。而晚于董含一百多年的江苏无锡人钱泳,也在笔记《履园丛话》中写道:“闻此珠至今尚在上海、崇明之间。海上珠光一现,

演了灯光秀。伴随着快节奏的重音响,四周居民蜂拥而至。小孩子的嬉闹声,混杂着广场舞的伴奏声,让人全然忘记了赏月的仪式。眼前也不见了石湖的真面目,我在五彩的灯光里徘徊许久,像一个迷路的人东跌西撞。

终于,待到晚上十点多,人群散去,俗世的集会便偃旗息鼓。石湖回归静谧。月光开始皎洁,不负我的等待。湖中央,静静泊着一条船。时空游戏的幕布缓缓拉开——赵令穰,马远,文徵明,唐寅,画家、才子在我脑海中轮番登场。沉睡已久的情绪丝丝缕缕地苏醒,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。来自历史光阴里的诗意,与月光一同倾泻在我面前。我沉默。以沉默的方式表达对当下的珍惜。

我一定要做些什么。正当我在交涉一条船的时候,身边的爱人提醒我,该回酒店了。我向他陈述了一些美好的理由。他坚定地,太晚了,不安全。我瞬间跌落到现实。只记得最后的长镜头——一个回不去故乡的人,躺在酒店的床上,望着洁白的天花板,一整夜,倾听月亮在天空移动的声音。

世事,光阴。西山下的月亮,还真像西山上的月亮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责编:郭影

有些人,有些事,特别能让我体会到那种“遥远的相似性”,就像蒋勋说的,他期待看见一个人,在面貌上让人陌生,在精神上让人熟悉。但也有些时候,我看到的人,在面貌上,在精神上,都让人觉得熟悉。

比如读《浮生六记》,沈三白和芸娘的生活细节并不让我觉得陌生,他们身上的那种灵性、聪颖,和今天的人没什么两样,把他们两人放到《老友记》里去,他们大概也能和瑞秋、钱德勒和菲比搭得上话。读《西游补》,觉得惊骇不安,总疑心董说后来又化身成今敏和菲利普·迪克,来过这人间好几次。

有一次,大约是2016年秋天,在贺兰山下的博物馆,正在等着进馆的时候,远远看到一个男人走了进来,身高有一米九,长着一张狭长的脸,肤色是均匀的淡金,一双狭长的凤眼,配了一对入鬓的眉毛,头发油黑,扎成一条粗厚的短辮子,硬硬地垂在脑后,走路虎虎生风,整个人古意盎然,像是才从壁画里走出来的。穿的衣服倒平常,一身浅灰色的运动衣,看不出是什么牌子,垮垮地包在身上,但他那一具肉身,让这身衣服也失去了时间性。

再一次,就是在敦煌了,和徐普林老师坐在党河边的烧烤摊子上,旁边的桌子上突然坐下四个人,两男两女,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,非常壮硕,但又不是练家子那种硬邦邦的壮硕,是圆润的、柔和的,云团、面团那种壮硕,脸和头却非常小,没有赘肉,皮肤淡棕色,紧绷绷地绷在头颅上,眉眼浓黑,像是刚刚描画过。眉眼这样浓烈,神色却非常漠然,并不十分热情活泼的样子。四个人都穿着

数日内必有风雨。其光紫赤,上烛霄汉,忽开忽合,难以言状。……”其实,这种奇观早在明崇祯七年(1634),于宝山近海就曾发生过,连目击者的姓名都留下了。这在乾隆、光绪年间两度纂修的《宝山县志》以及光绪《月浦志》中都有记载。光绪《月浦志》卷十中这样写道:“采淘港向有大蚌,万历年入海,渐移至东北。晦暝之夕,舟人咸见浮于水面,大如高阜,珠光烛天,其光起处约有里许。崇祯间入大海,蛟龙欲取其珠而终不能得。甲戌八月七日,曹民陈冬居海滨,见苍虬数十盘海水见底者三度,大蚌口喷泥

沫数百丈以驱之,竟不能攫而去。是日一昼三潮,娄江、吴淞皆然。道光间犹见其光,每于夜间发光海面,同白昼,约一时许。沿海居民皆见之,谓为蚌珠,亮可照行人。后渐远渐小,至同治间不复见矣。”采淘港位于宝山县城西北,西自丁家桥与马路河会合处起,向东流经新石洞入长江(现位于宝钢一号门外,已统称为“马路河”)。

各位朋友,看到这里,千万不要以为,是鄙人在我国大量史书中发现了类似“UFO”的记载。这项重要的、有趣的发现,应归功于我去世不久的同事马小星先生。马小星生性好奇,而且非常执着。他几十年如一日,查阅了两千多种地方志、笔记等史书,在研究“龙”是否真实存在的过程中(已有专著《龙,一种未明的动物》),先后由华夏出版社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。该书出版后,曾经引起大批年轻网友的兴趣和有关学者的关注),顺带研究了类似“UFO”的不明飞行物在古代上海出现的情况。

马先生前还告诉我,几分钟前,毛头终于完全独立自主、一气呵成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,真是可喜可贺。虽然毛头写名字如同作画,画一幅儿童画,但我觉得这就是汉字的实质,“书画同源”真的是一点不错的。毛头还是抱怨自己的名字有点复杂。不过这一点她必须理解我这个父亲。取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油田的工作服,似乎是刚下夜班,衣服上还带着油渍,他们坐在那里,衣服被撑得鼓鼓的,手反撑在膝盖上,像四尊神。

要是在武侠小说里,这就是一场大战的前奏,西域,小店,四个有异域气息的、不动声色的男女,陡一坐下来,就让空气紧张起来,似乎后面还有各种异人陆续前来。但这是在敦煌,夏夜的党河边,这四个云团似的人,像时光机一样,让周围有了古意。两千年前,或者三千年前,他们或许坐过同样的位置,吃过相似的东西。

这一世,他们换了身份衣裳又来了。我盯住他们看了又看,又觉得很不好意思,但把眼光收回来一会儿,就忍不住又被吸过去了。在别的城市,难得看到这样的人,城市里的人,尤其是大城市的人,都被格式化了,网络普及之后,这种格式化的速度还在加快。人都像是分门别类,装到了中药铺的格子抽屉里,打开一格,满满的都是同类的人。当然,也并非如此不可,大城市的人,是作为信息载体存在的,必须容易识别,容易兼容,才能方便调用。

而在西部,在敦煌,人自来自去,自开自落,还能保留着神最早塑造出来的样子,大大的,拙拙的,云团面团,山石野草一样,藏身旷野,似乎都不用迷彩,就能自然而然,镶嵌进岩石里,隐设在芒草间。我愿意久久凝视这些脸庞,凝视他们的身体,看他们怎样自如地挪动身体,迈开步子,怎样漠然地注视着周遭的一切,并不显露明显的情绪。我也愿意我有这样的脸庞,这样的身姿,这样的淡漠,可以和某个遥远的我,有着不容分辨的相似性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

无论是西方和东方,观察到的不明飞行物,主要有两种形状。一是呈扁圆形,上下两端隆起,很像西餐中的碟盘,故西方人以“两个倒扣在一起的碟子”来形容这类“不明飞行物”,称为“飞碟”。而我国古代民间则多用“大蚌”“巨蚌”等来称呼这些神奇的东西。而“大蚌”就其外形而言,与当今目击者所看到的“飞碟”十分相似。

另一类呈棒槌状,西方人称“雪茄状飞碟”,我国古人则称之为“神木”“神剑”“仙人棒”等,后来就统称为“龙”了。

马小星认为,由此再读《三冈识略》中“五龙攫珠”的怪异记载,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他推测,那浮游海面的“大蚌”,可能是一艘大型飞碟母船,而空中飞来的五条“龙”,可能是五个棒槌状飞碟,其中一个同母船接触后,又钻入了海里,海边居民不明真相,便误以为是“大蚌”咬伤了“天龙”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名字的时候,我考虑到郝和媛笔画都不少,便特意在中间加一个相对简单的“可”字,如同长途旅程中的一个驿站,毛头写到“可”便能稍稍喘口气。在未来的人生,毛头会一直写到这个名字。她会喜欢上这个名字,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名字,会以这个名字为一种荣耀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